



■刘志宏

◆一◆

岁月的风,孕育出一树一树的桃红,黑色的游龙啄破一河的恬静,温暖的气息轻抚忙碌的磕头机。

玉门油田、大庆油田、克拉玛依油田、长庆油田、渤海油田……一片喷涌而出的记忆,踏着荒原艰辛的日子,丰满着石油工人红色的信念,在洒满汗水的油路上,演绎拓荒岁月里创造的神奇。

石油人,在太阳底下,有声有色描绘着光明与希望;在风雨之间,有情有意拥抱着苦辣和酸甜。

◆二◆

1937年的寒冬,一路跋涉的孙建初,让深入岩石的品质点燃玉门的光泽。一顶孤寂的帐篷里,火样的热情与目光碰撞,开启中国第一号石油井的不朽之旅。

老君庙、石油河、干油泉、石油沟、夹皮沟……中国石油之父,溢于言表的幸福与追求,让祁连山空旷的生命有了追逐的灵魂。

那一刻,所有生命的积淀从厚厚的淤泥里探出头来,推动尘世的钟摆和气息;所有油苗点燃东方的灯火,一座里程碑静候穿越时空的快感。

那一刻,日产量达10吨的油脉,凝成中华民族抗争的魂,挡住一排又一排子弹,在神州大地点亮第一盏希望与不屈的明灯。

“苏联有巴库,中国有玉门;凡有石油处,就有玉门人。”戈壁大漠的风,输入黑色的血液,指点春天的井喷,让油脉的灿烂将油城装订成一本史书。

◆三◆

克拉玛依,准噶尔盆地宽阔的胸怀中,



赛里木的马车碾压出一片黑色的液体,伴着灵性的风景、美妙的传奇以及黑油山输油管线,在滚烫的戈壁烙下殷红的印记。杨拯陆,手握图纸和地质锤的石油女儿,长眠在沙漠里。那永远奋进的形象,书写出壮丽雄奇的诗章,为石油勘探史留下不朽的章节。

天山晚霞,拥抱着白碱滩、百口泉、乌鲁木齐、火烧山的油气田走向遥远,劲舞的姿态在沙海间结晶成最昂扬的自信;一串串岁月的记忆,沉淀在共和国的臂弯深处,让辽阔的日子一再开屏……

◆四◆

柴达木,在一页历史和一首歌谣之间。石油的血液,簇拥着阿尔金山雪峰的豪迈和希望,铸就青藏高原的刚毅和坚强。

曾经,有八位花朵似的姑娘,怀抱石油事业的决心,埋在大漠风沙之中,赋予南八仙永恒的生命力。那夜的雪,敲打着坚硬的石油钻塔,她们的身影构筑起坚挺的丰碑。

永恒在这里,伟大在这里。凄美壮烈的沙粒,任漠风轻柔地舔舐,凝固为黎明的诺

◆五◆

千里松嫩平原,数万石油大军集结于荒原、沼泽、盐碱地。

铁人王进喜坚毅的眼神,传递出决心。一个刚劲有力的手势,一声惊天动地的呐喊,用生命镌刻“宁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誓言。

人拉肩抗,旋进的钻头释放着火热,敲击着冻土,用身体伏井喷的勇气,让困难颤栗;吃窝窝头、住干打垒,黑色的弓箭在

◆六◆

黑色岩石下潜伏,所有誓言义无反顾变为现实,缩短痴迷油海的距离。

岩芯、油浪、管道与阀门组成井口采油树,奔涌着深褐色的诗情画意,手握刹把的烈烈罡气,将奉献凝铸成时代的标本,将平原上瞩目的风情,雕塑得无比清新。

热烈、瑰丽、坚韧、深沉。一望无垠的黄土,仿佛一碗米酒酿香的信天游,在长庆的旷野中燃烧。

先驱们曾将希望植入黄土的苍茫中,生长成家国情怀中壮丽的一朵;曾经,井架的林立、号子的高亢、石油铁军大会战,让不朽定格为史诗般的风景。

这里承载过石油人70多年创造的灿烂和奋斗的激情,这里流淌过红色石油河浪花簇拥的铁人精神,这里诞生过一个民族的信仰和火焰浇筑的希冀……

长庆,紧紧拥抱着陕甘宁盆地,一腔肝胆赤忱,让每一寸黄土冲开束缚,展读千年的积淀,迸发千柱明月的壮丽,放飞永新的神奇。

◆七◆

黑色的乳汁喂养祖国,伟大的胸怀包容生活。

石油人发动起新时代的引擎,一节节钻杆结成兄弟连的默契,一把把管钳紧抱飞驰的转盘,一次次吹响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号角。

东望千里,西望万里,满目都是大庆精神、铁人精神馈赠的肝胆和意志,在世界的任何地方,把“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演绎成一部长诗。

眺望未来,万物蓬勃的大地上,无数座石油丰碑屹然挺立。

(作者供职于甘肃省地矿局第二地质勘院)

## 小雪落成诗

■邓训晶



守在季节的渡口,终于等来了小雪。

智慧的古人将小雪分为三候:一候虹藏不见;二候天气上升地气下降;三候闭塞而成冬。意思是,由于天空阳气上升,地气下降,导致阴阳不交,天地不通,所以万物失去生机,天地闭塞而转入寒冬。“小雪气象而将雪矣,地寒未甚而雪未大也。”古籍《群芳谱》解释,小雪时节整个大地还未彻底变冷,河流未彻底冻住,降雪量相对较小。但同时,寒冷的西北风频频光顾,随着气温下降和降雪,冬季的序幕缓缓拉开。

从远方而来的小雪,从秋的脚步走出了冬的平仄。似乎大雁刚从头顶飞过,叫声还回旋在耳畔,小雪轻轻步履就踏出了一地清寒,凋零了最后的落叶,冷风也开始肆虐。

可那广袤的大地上,依然热火朝天。小雪点青碧,说的是南方此时才开始收割晚稻,播种小麦;果园里苹果、梨、柿子等都已下树,只有柑橘粉墨登场。近几年,随着越来越多好吃的柑橘新品种上市,果园里忙得不可开交,树影中全是摘柑橘的身影。

提起柑橘,自然会想起我下乡时,生产队那一座山的柑橘园。每年小雪时节,队里就开始采摘,这是知青和队里的年轻人最喜欢的工作。大家可以尽情地爬树,除了不能带回家,满树的果子随便吃。我会选一棵大柑橘树,爬上去

先摘两个又红又大的柑橘大饱口福,然后摘果子递给树下的大婶们,待她们分拣后,再让小伙子们挑回生产队的保管室里储藏。

摘完柑橘,生产队会组织人给树打枝整形,修剪冬梢,剪除病害枝。然后施足冬季肥,待来年春暖花开时,满山又是柑橘花香。

以前的小雪节气,北方人纷纷储冬菜、腌菜,储备最多的就是大白菜、胡萝卜、南瓜、冬瓜。冬菜藏在地窖里,够一家人吃上一冬。北方的冬天,冰天雪地,干不了农活,男人们就藤编草编,女人们纺纱织布,或修渠积肥,为来年的农事做足准备。

初冬,走过春的明媚,走过夏的葳蕤,走过秋的丰饶,人们能看到冬繁华尽褪的清简。明知道小雪与是否下雪没有关系,但还是期盼漫天飞舞的雪花铺满大地。远远看着雪地上那一行行诗韵,好像读懂了雪花的浪漫和纯净的灵魂。

雪花飞舞,飘落的世界,正如已经收割的原野,毫无保留地袒露世界的黑白底色。热闹过后的宁静,展示了大地博大的胸怀、铮铮风骨和抗击严寒的坚韧。

雨水给人离愁之情,雪花却令人心怀憧憬。人生须臾,恰如小雪,与欢喜有缘,与沧桑有染,与清简相伴。看啊,雪花一冬深,小雪落成诗……

■吕灵芝

记者节那天,手机里不断收到节日祝福,欣慰感、幸福感油然而生。我深知,这幸福缘于记者这份职业,源于自己扎根在煤矿,工作在矿工们身边。

身为山西焦煤集团的媒体人,我和同事们不曾忘记,深入矿井时的满腔激情,疾书感人事迹时的湿润眼眶……井上井下、机关矿厂,我们穿行如梭,用脚步丈量初心,用汗水浇灌使命,记录企业发展,讲好煤矿故事,捕捉矿工们的艰辛与不易,展示煤矿人的奉献情怀。

我们看到,升腾着希望的矿区人才济济;我们听到,滚滚乌金中澎湃着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回音;我们感受到,矿工们千方百计创新技术,精采细采,保证能源安全的决心……

一个个生动的场景,一篇篇鲜活的报道,一幅幅感人的画面……我们用笔和镜头记录着煤炭企业日新月异的发展变迁,展现着煤矿工人苦干实干,提档加速一流的信心。

十余载,我们走基层、转作风、抓落实,走遍矿区寸土,触摸发展脉动,“接地气”“捉活鱼”,找到了煤矿新闻的根与魂。

在乌兰矿,先进的智能化采煤、盾构机掘进、机器人巡检……令媒体人直呼“有智能化引擎,能源供应有了硬底气!”而今,山西焦煤集团正锚定数字转型,建成了6座智能化矿井、92个智能采掘工作面,矿工变身白领不再是梦。

在汾源煤业采访其创新技术开采高难度“三软”煤层,让宝贵资源颗粒归仓时,我们遇雨不停步,赶赴山腰位置,目睹“三软”软至何等程度。脚上沾满泥土,新闻才会有温度,以汾源煤业为样本的报道,告诉了人们山西煤炭产业智能开

## 煤矿记录人



采、绿色开采的积极实践。

在经坊煤业,当看到处理后的污水能养鱼,煤矸石可制砖建房,煤矿产煤不见煤,洁净一如机场时,记者们深感意外:“若非亲眼所见,真是不敢相信!”

是的,只有到了现场,才能心怀感动。

在双柳矿采访时,一名基层管理者的话令我印象深刻。他说:“直到现在,在家但凡看见孩子打开水龙头洗手,自来水哗哗流走,就忍不住会训他。”问及原因才知道,双柳矿人20多年在大山里采煤、生活,由于地下水质特殊,生活用水都要去县城里拉。平日里,一盆水要经历洗脸、洗脚、洗袜、拖地、冲厕所后才能完成使命,只是到了今年,才解决了这个用水难题。双柳矿人在艰苦的条件下不仅建成了现代化的煤矿,而且开采出优质资

源助力国家建设,坚韧和奉献令人肃然起敬。

在万家团聚的节日里,记者们走进官地矿,除夕与矿工一起下井,同在掌子面吃饺子,体验并记录矿工们开采乌金的豪迈,感受他们假期坚守岗位、全力采煤的心境。当被问及是否想念家人时,质朴的矿工眼含泪光,转身抹了把双眼,继续甩开膀子,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双脚沾上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置身矿山,走进矿工之中,方能体味平凡中的不凡,感悟到坚守的力量,收获珍贵的感动,也才会写出带着温度和真情的报道。有人会问,记者苦吗?我们无法回答,只相信,一支笔、一盏灯、一份责任、一颗真心,便可绘出个大梦想。

我们自豪,自己是矿山发展的记录人! (作者供职于山西焦煤集团)

■施立夫

库尔滨雾凇,是中国最美的雾凇。大自然将其藏娇于八百里小兴安岭的深处,原是在深人未识的,但随着各地旅行者尤其是摄影爱好者的到来,它才为世人所知。

雾凇一词最早出现于南北朝时期吕忱所编的《字林》:“寒气结冰如珠见日光乃消,齐鲁谓之雾凇。”这是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雾凇。

雾凇俗称树挂,是雾中无数零摄氏度以下尚未凝华的水蒸气随风在树枝等物体上不断积聚冻结的结果,呈现为乳白色、不透明的粒状结构冰晶沉积物,是难得的自然奇观。雾凇非冰非雪,形成需要很低的气温和充分的水汽,同时具备这两个极重要而又相互矛盾的自然条件,很是难得。

别处的雾凇大多需要在特定的天气条件下才能偶尔出现,可库尔滨的雾凇不仅整个冬天一直都在,存在周期长达4个月之久,而且广布于库尔滨河下游沿岸长达15公里以及方圆300平方公里的地域之内。在这个区域里,雪野无垠,粉妆玉砌,宛若一尘不染的童话世界。

库尔滨是鄂伦春语的译音,翻译过来就是渔场。库尔滨雾凇因库尔滨河而成,库尔滨河由梅山、西丰、阳光、克林、丰桦和翠北6条主要河流汇聚形成,发源于伊春友好林业局,经逊克县注入黑龙江,河流长达300多公里。位于黑龙江黑河市行政管辖区和伊春市红星林业局施业区交叉地带的红星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

## 库尔滨雾凇最美

区,建有库尔滨水库,属高山堰塞湖。库尔滨水库的水电站每天发电都要释放零摄氏度以上的水,河水常年不冻,形成了浓浓的雾气。每年冬季,大量的雾气和冷空气融合交锋,便形成了壮观清丽的雾凇奇景。

冬日来临,库尔滨河谷两岸每天清晨都挂满雾凇。东岸峭壁如刀削般巍然屹立,河中怪石嶙峋;西岸火山岩高低错落,撒满银雪玉屑,若再有瑞雪洋洋洒洒地飘落,整个风景区更是成了晶莹剔透的世界。举目远眺,好似“斗罢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近处端详,好似“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奇松佩玉、怪石披银、山峰耀目、花草晶莹……让这银妆素裹的冰雪世界更显得素雅、神秘、美妙,仪态万方不似人间,倒像广寒宫一般莹澈圣洁。

偶读现代诗人甄树哲的一阙词《念奴娇·雪柳》,觉得似乎道出了库尔滨雾凇的妙处。词曰:“寒江晓雾,正冰天,惊看浪花云叠。玉树琼枝千万缕,谁剪条条晴雪?冰羽思飞,霓裳欲舞,疑人高寒阙。烟波倒影,翩翩思与谁约?曾见崖壁奇松,云溪新竹,未及伊清绝。一任群芳争艳去,独抱冰心孤洁。梅影风姿,莲花品质,俗手谁能折。流连如梦,忽觉诗心清澈。”

八百里小兴安岭在萧索的冬天里一点也不寂寥,她将春天的万紫千红,夏日的蓊郁葱翠,秋季的五彩斑斓,变幻成了冬时的纯白无垠。即使在严寒里,雾凇点缀的世界依旧楚楚动人,依旧风姿绰约,令人魂牵梦萦……



江山如画 ■ 汤青